

“社交共评”： 新大众文艺评论的当下形态

□周兴杰

好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如同一根根纽带,将喜欢它们的人联结到一起。这些趣味相投的人逐渐聚成新部族化的虚拟社群。当然必须承认,也存在一种反向汇聚,就是特别不喜欢某些作品的人也会聚到一起,或者挤入前一类虚拟社群。“社交共评”中的如珠妙语,诚然是一种文艺评论,但也包含一种“秀自己”的操作、一种独异性的自我展示

凭借漫步“云”端之便,作为用户的新大众一跃成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活跃发声者。这不仅使他们能够以更多样化的方式参与到文艺的生产与再生产、欣赏与消费中,而且获得了更大的文艺评论自主权。网络文学诞生后,读者在线评论一直都是新大众文艺场域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当前,人们追刷弹幕、听歌写留言、读网文发表“本章说”……一边欣赏、一边交流,已成为常态。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欣赏热情,而且也形成了新大众文艺生产中“创作—传播—接受—反馈”的即时闭环。这样一来,大众对文艺的见解变得清晰可见,对文艺生产的影响也愈加显著。因此,在探讨新大众文艺时,新大众文艺评论值得我们予以特别重视。

“社交共评”的出现及其形态特征

近年来,随着各种网络媒体平台上社交功能的提升,“社交即内容”的趋势进一步凸显,新大众文艺评论也呈现出社交与评论相混合的新形态。不难发现,当下虚拟社区里很多评论越来越像聊天式评论,或者是评论式聊天。哔哩哔哩平台(B站)用户热衷使用的弹幕评论,就是此种评论形态的典型。因其优异的传播表现,各平台纷纷效仿,连一些网络文学平台也在小说文本页面嵌入“段评”功能,以满足读者一边阅读、一边评论、一边社交的需要。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人们有时候会从评论滑向聊天,又会从聊天自然滑向评论,交流题旨随机蔓延,如同人们在虚拟社区中摆开了一场场“龙门阵”。因为这样的评论形态形成于数字社交媒体构建的群体性欣赏场景中,又兼具社交性与评价性功能,所以不妨将其称之为“社交共评”。

在《讲故事的人》中,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坦言,印刷媒介中的小说读者是“与世隔绝的”,其他艺术欣赏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隔绝状态。但数字社交媒体场景中,群体性“共赏”成为普遍的新大众欣赏方式。相应地,在线的文艺评论形态也成为一种群体性的“共评”。由此,我们发现,专业的文艺批评与新大众文艺评论在形态上的一个显著区分:前者是独立审读作品后,经过深思熟虑发表的苦心孤诣之言,是一种独白式阐发;后者则是人们在虚拟社区中共赏后,有感而发形成的意见交汇,是一种交互式的话语生产。

“共赏”“共评”使人们明确意识到他人的在场,尽管仅是虚拟性在场,但这也让他们变成可自行组装的“电子街坊”,社交需求由此而生,社交性话语由此渗入文艺评论话语成为“社交共评”,犹如飘荡在虚拟社区中的“街谈巷议”。网上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有网友翻唱了一首《懂你》,并发到平台,其他网友纷纷评论。有人评价他唱得很感人,有人则留言“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了”,或者“某某某我想你。你还好吗?”也有人蹦出来一句“大家好”。然后,各种随机的交流枝蔓开来,所踪难料。或许,在专业的文艺批评者看来,这种“社交共评”中有太多无关艺术性的废话,甚至其形式本身就是对文艺欣赏完整性的破坏。

的确也有许多用户选择不发表评论,甚至关闭评论区。但“社交共评”的出现,却激活了一种

类似于口语交流的场景功能。要知道,日常生活中人们在摆龙门阵、讲故事时,是允许“好奇宝宝”式的听众插话提问或发表意见的。人们听完故事,很多时候也是把它当作一件“事”来评论,而较少就故事讲得怎么样发表看法。而专业的文艺批评则不然,它主要是艺术技巧与作品意义的鉴赏、评价。

可见,“社交共评”是大众把艺术品拉回到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这让作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大众用它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体验。而专业的文艺批评则指向作品本身,要求沉浸到作品内部,通过对作品艺术价值的揭示,让人有所启悟,这是现代公共领域的一项严肃工作。可以说,前者给大众的文艺欣赏增添了一种别样的乐趣,后者则专注于提升人们的艺术品位,二者的作用方向与功能并不相同,但都是今天的文艺实践所需要的。

“社交共评”中的情感认同

专业文艺批评与“社交共评”有着显著的形态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孕育于不同场域。专业文艺批评诞生在现代公共领域中,因而其说方言基本遵循交往理性。而“社交共评”生成于虚拟社区,其话语生产受作用于特定趣缘的情感认同驱动。

“社交共评”的情感认同存在社群认同与自我认同两个基本维度。好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如同一根根纽带,将喜欢它们的人联结到一起。这些趣味相投的人逐渐汇聚成新部族化的虚拟社群。当然必须承认,也存在一种反向汇聚,就是特别不喜欢某些作品的人也会聚到一起,或者挤入前一类虚拟社群。但不管哪种情况,“社交共评”都会发生。不过,趣味相投者之间的“共评”一般会强化彼此间的社群认同,而异见者之间的“共评”则有可能演变为情绪化的“骂战”。这是“社交共评”的异化形态,已不属于文艺评论范畴。

“社交共评”中的自我认同更为有趣。数字世界,芸芸众生沉浮于信息浪潮之中,踏“浪”而行的人有更多机会与他人相遇。他人如镜像,唤起自我意识。如何不让我淹没于亿万人中,或许是藏在每个新媒体用户心底的焦虑。当它潜滋暗长为某种心理动力时,就会促使人们去努力创造与众不同的自我表达方式。因此,网络上才会涌现那么多令人拍案叫绝的“高论”“妙评”。网友们其实对此早有察觉。网络流行语“自古评论出人才,千古绝句随口来,你一句我一句,评论区里笑岔气”,描述的就是这种状况。

由此,网络评论区也就升级为创意与幽默的集散中心。而人们如此刻意地去追求富于创意或幽默感的表达,除了确实是有趣味的表达需要之外,也不暗藏着某种自我表现的需要吗?可见,“社交共评”中的如珠妙语,诚然是一种文艺评论,但也包含一种“秀自己”的操作、一种独异性的自我展示。

在《独异性社会》中,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一再强调,独异性不是独特个性,它不过是在社会文化中被制造出来的“与众不同”。这一洞见提醒我们,当下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各式个性“外衣”,终究不过是社会定制之物。于是,一种难逃网

悲情氛围弥漫开来,似乎无论社会条件怎么变化,这都是大众的宿命。诚然,无视独异性社会理论的批判洞见,无异于掩耳盗铃,但我们有必要追问,大众对此全然无能为力吗?

“社交共评”中存在意义的升华

其实,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通过它,足以见出新大众文艺实践中蕴含着突破的可能性。

“万人起剑送红炉”就是这样的例子:某日,一女子用“红炉点血”的账号在小说《剑来》的书评区留言。她坦言这是她丈夫的账号,丈夫生前极爱这部小说,经常与她分享故事情节。丈夫身患重病,去世前一天将手机屏保换成书中一句“还不曾过去倒悬山”,第二天抱憾而去。留言一出,评论区震动。万千书友涌入,仿效书中礼仪,留言如“起剑”,恭送道友红炉“飞升”。后来,更有书友将此以精彩文笔写成故事。故事中红炉化身小说中的剑修,他去过了倒悬山,见到了陈平安,然后只身仗剑入蛮荒,力斩两大妖,返回剑气长城,在城头刻下“来过”两字。又有书友据此制作出短视频投放各个平台,评论区再现众人“起剑送红炉”的场景,实现了“破圈”传播。

这个事例成为最无可辩驳的证明,证明书友“红炉点血”对小说热爱的纯粹性,也证明小说给予了他力量和快乐,支撑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与病魔斗争。这正如本雅明所说,小说就是通过“陌生人的命运燃烧的火焰”,为读者提供他们从自身命运中“从而汲取不到的热量”,进而温暖了他们“冷得发抖的生活的希望”。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网络小说与之前的小说是一致的。甚至,网络小说更在意普通人的感受,希望让他们代入小说人物,精彩地活过一回,以弥补生活中的某些遗憾。

其他新大众文艺作品也有类似功能。应该承认,选择这样的作品,就是选择某种独异性的生存方式。当人们真情投入其中时,独异性生存会发生一个关键性的转变,那就是从向外追求与众不同的姿态转变为向内追求独属自身的感受,由此生出新的热情,温暖自己的人生,点亮生活的希望。

“万人起剑送红炉”,不过是大众情感共鸣的具体化表达。由此,我们也得以明了“社交共评”之于新大众自身的意义,那就是当人们用键盘输入评论时,就如同小说中剑修在城头刻字,都是在告诉这个世界:

我们
来过。
(作者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联合办

“金海螺”网络文学创作扶持计划征集启事

协办单位:

福建省作家协会网络作家分会

三、选题指南

1. 海洋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

讲好走向深蓝、走向世界的中国海洋故事,弘扬中国海洋文化,助力文化强国与海洋强军建设,展现开放、包容、进取的海洋精神,以海洋书写倡导不同文明共存、交流互鉴,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2.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与民族复兴主题

聚焦两岸融合发展,为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紧密维系同胞情感纽带贡献网络文学力量,增进两岸同胞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情感共鸣。

3. 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主题

面向数字科技前沿,基于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各业广泛深度融合的发展现实,书写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突破与科技创新的应用实践;以文学方式展望人类社会迈向智

能化新阶段新趋势,弘扬理性思维与人文精神。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

着力赓续中华文脉,表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创新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精神,突出中华文化主体性,探索中国叙事体系。

5. 人民美好生活主题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描绘人民鲜活真实的生活图卷,书写平凡劳动者的奋斗故事,捕捉日常烟火中的细腻感情,塑造时代新人形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真善美,传递温暖明亮的正能量。

四、扶持数量

“金海螺”入选项目共10部,每部扶持资金6万元;“金海螺”提名项目共10部,每部扶持资金3万元。

五、申报要求

1. 作者须依据选题指南进行申报,根据创

作内容选择相适应的主题。选题创作须符合网络文学特点,注重文学性,避免“命题作文”“主题先行”,避免概念化、口号化表达,避免低水平、同质化重复。

2. 参报选题须为拟定字数在20万以上的原创作品,鼓励创新,严禁抄袭,须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已完结作品不在征集之列。

3. 参报选题由中国作协团体会员单位(或全国省级网络作家协会)、全国重点网络文学网站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出版机构统一推荐申报,相关推荐单位报送的选题一般不超过5个。推荐单位接受作者申报后,进行论证和筛选,填写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个人申报不予受理。

4. 申报表中须说明创作计划,提供构思大纲和不少于2万字的作品文本。申报邮件主题统一为:申报单位+“金海螺”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申报。申报表、汇总表、作品文本的电子材料发送至:fjwwzwh@126.com。申报表、汇总

表的纸质材料汇总寄至福建省作家协会。相关表格请从“网文视界”“福建文联”“福建作家”“海峡文艺出版社”等公众号下载。

5. 征集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日,以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六、选题评审及结果公布

征集完成后,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对申报选题的价值和申报者的完成能力进行评估,以投票方式决定扶持项目,报中国作家协会和福建省委宣传部等部门审批。最终确定的“金海螺”扶持项目、“金海螺”提名项目在《文艺报》《福建日报》、中国作家网、“福建文联”“网文视界”“福建作家”“海峡出版”“海峡文艺出版社”微信公众号等相关媒体公布。

七、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11号福建省作协(快递封面请注明:“金海螺”扶持计划)尚老师收

联系人:尚老师,电话:18060614732

郑老师,电话:0591-83704197

陈老师,电话:0591-83712797

“金海螺”网络文学创作扶持计划组委会

2025年12月5日

把创作精力投入
到故事和人物上

□本报记者 刘鹏波
□本报
记者 刘鹏波
□本报
记者 张小花

访 谈

11月22日,由深圳读书月组委会指导,阅文集团与深圳出版集团共同主办,鹏城文学院支持的第二届深圳网络文学征文大赛颁奖典礼在广东深圳举行。本届征文大赛以“突破想象的未来”为主题,聚焦科幻IP孵化,挖掘精品网文故事,共征集参赛作品两万余部。其中,《电子哪吒》获特等奖,《今天毁灭世界了吗?》《神明调查报告》《盲注》获主题奖,《人类重建计划》等8部作品获得优秀作品奖。

《电子哪吒》由内蒙古网络作家张小花创作,讲述了来自75年后的超级AI穿越回2011年,附身于普通中学生刘振华体内,以“电子哪吒”为代号,力求修正风洞实验室错误数据以阻止黑洞危机的故事。科幻作家陈楸帆评价该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将科幻设定嵌入市井生活,“将硬科幻概念与家庭温情完美融合,既有思想深度又不失可读性,是一部难得的接地气的科幻佳作”。

记 者:您创作《电子哪吒》的初衷是什么?

张小花:我是一名文科生,平时也看过不少科幻题材的经典电影和书籍,但关注点其实更多集中在剧情和特效上,对于背后涉及的科学原理,我是敬而远之的。所以我想写一本给我和一样的人看的科幻小说。AI是现在最热的话题之一。我想写一个AI的故事,那它就得有超现实的部分,类似网文小说里的“金手指”。因此,我将故事里的AI设计成了来自未来的“超级AI”。

记 者:“电子哪吒”这个概念很有创意,是什么触发了您的这个构想?

张小花:哪吒一直是我很喜欢的角色,他身上有叛逆性和反抗精神,而AI代表的科技则是冷冰冰的,具有极度理智的属性。当我决定写AI,哪吒几乎第一时间跳进了脑海。以“电子哪吒”命名更具有矛盾性和天然的冲突感。

记 者:小说中,刘川峰与刘振华的父子关系设定非常独特。一个是普通的水果摊主,一个是来自未来的超级AI。您如何处理科幻背景下的亲情关系?如何调和科幻的“清冷”与亲情的“温暖”之间的关系?

张小花:设定刘振华时,其实我取了一点巧:他是被超级AI随机选中的,这种天生的能力既像是馈赠,也像是先天得的一种病。随着年纪渐长,刘振华的自我意识和这种超能力不断融合,两者也有抵触,他本身就具有清冷和温暖这两种属性。后期,他遇到的危机越来越大,机械性或说神性因素逐渐占据上风,但好在始终有刘川峰这个代表着人性的父亲一直在指引他。总之,我的创作理念就是“大人物也会有烦心事”,他们在处理这些烦心事的过程中保持了本色和人性。

记 者:作品中,“未来AI拯救地球”的设定脑洞大开。您如何看待当下AI对创作、阅读及大众生活的影响?

张小花:人类变强的主要途径就是学习,阅读是学习主要的手段之一,而AI是一个阅读范围无死角、学习能力超强的新事物。它就是那个所有人都渴望变成的究极强者和智者,有这样一个朋友和帮手,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会便利很多。但要注意的是,有了这个帮手后,我们仍然要保持阅读的习惯,不然除了人类自己会变得无趣外,AI也会笨笨的。

记 者:书中有很多搞笑的桥段、语言,承袭了您一贯的风格。您是怎么设计这些有趣的情节的?从历史题材转向科幻题材,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张小花:有趣的桥段和幽默的语言,根源无外乎阅读和生活。科幻题材对我来说几乎处处是难点和瓶颈。以前的科幻作家只要把科幻故事写好就行,现在我们还得为写出让人信服的科技设定负责。



《电子哪吒》,张小花著,首发于起点中文网